

民意党人劫狱记

〔俄〕斯捷普尼亚克





民意党人劫狱记

(附：伏尔加河畔的小房子)

〔俄〕斯捷普尼亚克著

鲁民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 0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意党人劫狱记/(俄)斯捷普尼亚克(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М.)著;鲁民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4.1

ISBN 7-5016-0137-2

I. 民…

II. ①斯… ②鲁…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13.125印张 2插页 293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20

定价 6.55元

目 次

民意党人劫狱记	1
---------------	---

第一部 热血青年	3
----------------	---

第一章 终于到了!	3
第二章 孤独	17
第三章 在边境线上	27
第四章 新的印象	39
第五章 两朋友	53
第六章 混杂的一伙人	61
第七章 塔尼娅首次立功	76
第八章 列平的思考	84
第九章 新信徒	91
第十章 乔治的诗	104

第二部 在枪弹下	112
----------------	-----

第一章 又是达维德	112
第二章 秘密住所	120
第三章 等待	134
第四章 新的计划	146
第五章 搏斗	159
第六章 瓦西里的历险	168
第七章 济娜在自己家里	181
第八章 突变	191
第九章 为了共同的工作	203

第十章 转折	206
第十一章 暂息	215
第三部 一切为了事业	226
第一章 札伊卡	226
第二章 在法庭上	231
第三章 克服障碍	238
第四章 深受教益的场面	250
第五章 绝命书	264
第六章 伟大的决定	275
第七章 在自己家里	285
第八章 两代人	299
第九章 安德烈的梦	306
第十章 诀别	313
第十一章 在城里最后一次散步	319
伏尔加河畔的小房子	331
斯捷普尼亚克及其创作	408

民意党人劫狱记

第一部 热血青年

第一章 终于到了！

在一家日内瓦的小餐馆里——俄国侨民喜爱的聚集地点，叶连娜匆忙吃完了自己那份普通午餐，也没有喝咖啡。自从有幸谋得教授俄语的职位之后，她通常总是让自己享用这样奢侈的美味，但今天却行色匆匆。她口袋里有一封盼望已久的俄国来信，这是一个灰白头发的老钟表匠刚刚交给她的，她的全部国外邮件都寄到这位老者名下，由他代转。她心急如焚，要把这封珍贵的书信交给自己的朋友安德烈。这封信虽然直接与他有关，大概也包含一般的消息。

这个姑娘和一位被放逐的同志匆忙交谈几句，便穿过几排周围坐着身穿短衫的工人的桌子，来到街上。刚七点半钟，她相信会在家里碰见安德烈。他住在附近，五分钟过后她已来到他的门前。由于快步急行，她那俊美的略显冷淡的面庞稍稍有些涨红了。

安德烈独自一人，在读一本统计学的书籍，为自己每周给俄国地方报纸写文章从中做摘录。他转过脸来，站起身，向客人伸出手去。

“给您信。”叶连娜和他打着招呼说。

“哦，”他喊了一声，“终于到了！”

这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有一副严肃而和善的面孔，

五官端正。他的额头已露出早年操劳的痕迹，目光深沉，但这并没有破坏他那强健有力的、匀称的体形留给人的坚毅而稳健的印象。

当他那肌肉发达的细长的手神经过敏地哆嗦着拆开信封时，额头都有点发红了。他把大信纸展开，上面写着疏密不匀的小字，每行之间距离很大。叶连娜显得比他还焦急。她走到他跟前，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也要看信。

“您最好坐下，列娜，”年轻人说，“您的臂肘挡住了光线。”

这间摆设寒伧的小屋，由一盏有绿色灯罩的小灯照明，光线暗淡，仅能适度地照见几只普通椅子的腿和一个红木五斗柜的下半部。黄色的壁纸及上面所挂的画有瑞士将军迪富尔像的廉价亚麻布画、胶版印的风景画、女房东已故丈夫的照片和镶在金边玻璃镜框里的她本人的中学毕业证书——这一切都沉浸在半明半暗中，这种亮度非常适于观画，却无法阅读。

安德烈又将一把椅子推到堆满书报的圆餐桌前，挪过灯来，让它照亮这张兼作书架用的桌子的一部分。叶连娜坐到他身旁，靠得很近，以致彼此的头发都能接触，但是他们两人专心致志地读信，竟没有注意这点。叶连娜以那种纯属女性的敏捷很快浏览了一页，首先发表自己的意见。

“信里没有什么！”她说，“这都是废话！不必再浪费时间读它了！”

不过，这古怪的劝说并没有引起安德烈的惊讶，他心平气和地答道：

“请等一会儿。我能认出乔治的笔迹，他通常会写进有意思的东西。无论如何不久就会读完：‘亲爱的安德烈·阿年波季斯托维奇，我急于通知您……’嗯……嗯……‘鉴于严

寒……’ 嗯……嗯……‘绵羊和羊羔’ 嗯……嗯……”安德烈嘟囔着，用眼睛快速扫过几行。

“噢，这里是谈家事。咱们读一读。”

“至于家事，”安德烈用办公室官员念报告的声调读着，“告诉您，卡佳的姐姐嫁给了……去年秋天她在……遇到他，丈夫原来是个忘恩负义的寡廉鲜耻之徒……更糟糕的是……她悲观失望……我真没想到，她……父亲悲痛万分……灰白头发……我们只希望，所有令人愉快的时光，受苦受难人的安抚者……”

这动人心弦的感情流露被叶连娜的欢笑声打断了，她的朋友也称呼她为列娜。

“现在很明显，”她说，“是诗人写的。”

安德烈对这种不适宜的欢笑丝毫不感到生气，他继续读着，用含混不清的喃喃低语，很快念到信的末尾。

“是啊，您说的对，不值得一读，”他最后说，但一点未流露后悔的意思。然后转过身来，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在这里，”她说，从壁炉上取下一个放在做早茶用的煤油炉旁的黑色小玻璃瓶。

他将信纸仔细展开，把一个小刷子在列娜递给他的玻璃瓶里蘸一蘸，在自己面前铺平的信纸上抹了几下。

用普通墨水写的黑色字行很快消失，仿佛被这烈性液体溶化了似的；一瞬间纸张变得完全白了。后来，纸上有东西萌动，像是从深层抛上来的，字母、词汇、句子急急忙忙，一个接一个从它隐秘的内层涌出——满篇皆是。这是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字词，宛如被晨号惊醒的士兵，急忙跑出帐篷来站队。

动作终于停止了。字母各就各位；某些地方还有迟到的词汇或字母竭力冲破那层遮蔽它们的薄幕，悄悄钻出来，紧挨

着另外一些更敏捷的伙伴，站到自己的位子上；可是在信纸的上部，队列已经排好。方才伪装的词句如今已由密密麻麻的一行行蝇头小字所代替，准备最终要向安德烈和列娜揭开那严加保守的机密。这两人由于长久等待而激动不安，躬身站在桌旁。

“我读给您听！”列娜嚷道。安德烈还没来得及表示反对，或以另一种方式捍卫自己的所有权，这位急不可耐的姑娘便把信抢过来，开始读：

亲爱的兄弟！我们的朋友委托我复信给你并告知，我们竭诚支持你返回俄国的计划。我们比你更经常考虑，觉得有必要让你到我们中间来，然而我们很明白这样做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因此下不了决心。我们决定，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召你回来——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了。当然，你从报纸上知道我们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我们的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几位优秀的同志牺牲了。宪兵以为他们彻底摧毁了我们，可是我们当然会摆脱困境。现在有比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希望参加我们的行列，但这些都缺乏经验。我们不能再没有你了，回来吧，大家都等着你——老朋友从来没有忘记你，新朋友和我们同样，也盼望着欢迎你，尽快回来吧！

列娜停止读了。她为亲密的朋友安德烈感到非常高兴。她抬起头，眼里满含深情地望着他，可是只能看见那些像马鬃一般粗硬的剪短的黑发。他推开自己的椅子，躬身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托着下巴，仿佛全神贯注，在静观这凹凸不平的杉木地板。他是躲避她的目光，或者仅仅是怕灯光呢，列娜没有工夫提问；她接着往下读。

信里相当广泛地谈到各种抽象的问题，其中提及党的行动纲领和近期目标有很大的改变。

“所有这一切，”写信人最后写道，“可能最初会使你吃惊，

感到气愤，但我并不怀疑，作为一个实际活动者，你很快就会赞成我们的意见……”

列娜不得不翻过一页，这封伪装信的毫无意义的啰嗦文字立刻使她停下来，她竟然一时忘记，必须将其洗掉才能显现真正的文字。她无意中读到的最初的几句话，留给她的印象似乎是一出严肃戏剧里的插科打诨。

她拿起玻璃瓶，又在其他几页上抹几下；几秒钟之后这几页也变了样，像第一页似的，但是样子有所不同。一封普通的信被几处长长的数码肢解得断断续续，显然这些地方包含着特别重要的消息。使用数码是防备万一，如果警察发现特别可疑，他只能使用化学方法研究潜写的内容，却无法识读信件。

最初只是偶尔碰到有数码的地方，一组组聚集一起的数字位于普通书写的整齐字行的上方，就像平坦土地上长出几簇灌木丛，然而这一簇簇数字逐渐变得更加密集，终于在第三页中间变成黑乎乎的一片，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好像对数表中的数字。

“安德烈，这对您真是消磨时间的好办法！”列娜指着大量的数码说，“我相信，这是乔治故意向您逞能！”

“够卖力气的，没的说！”年轻人答道。

他无法忍受辨认数码信的辛劳，常常说，这对他是一种体罚。

“要知道，”他接着说，“我们得花费六个多小时来破译这份妙文。”

“根本用不着这么多时间，你真是个懒汉！我们两个人合作会快得多。”

“我不习惯干这种事。请把密码索引写给我，我要温习一下。”

她立即执行他的要求，他们每人分一张信纸，坐下来耐心工作。这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乔治使用的是机关用的双重密码；信里的原始数字要借助译码索引译成新数字，再通过另一本译码索引把这些数字转译成供直接阅读的词句。这就要用许多不同的符号表示字母表中单独的字母，使得最有眼力的警方鉴定专家也无法识读这类数码。但是，如果数码信发生某种差错的话，有时对收信人也会成为不解之谜。

乔治像个诗人，远不是认真办事的楷模，他有时使自己的朋友们失望，在信的其他部分，除了一些对人类语言失去任何意义的含混不清的声符之外，竟无法找出什么内容。好像故意似的，这样的难解之处大约经常出现在最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地方。如果此刻在遥远的祖国工作的乔治没有打大喷嚏，那么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他的朋友们的过错，因为他们一直在骂他。

要是没有列娜帮忙，安德烈可能不止一次地感到失望了。然而这姑娘对于识别密码非常熟练，具有揣测空缺词句的才能。当安德烈表示不耐烦而提出不再识读某一段落时，她总是把两页信纸拿在手里，凭着某种特殊灵感猜出乔治错在哪里。他们识读个别的数码段落用去两个多小时。这里涉及安德烈返回俄国的详细内容，提到他在边境、随后在彼得堡接头联系的一些人的名字和地址。

安德烈把所有地址仔细抄在一张小纸上，放进钱袋里，以便启程之前把它记熟。现在他们只剩下辨认信中的一部分内容了。这里尽是密密麻麻的数码，显然是说另外的事，大概是十分危急的有损名声的事，因为每个词的暗码都是乔治不辞辛苦翻译出来的。

这一片密不透风的数字森林隐藏着什么不祥的秘密呢？

安德烈细心观察那些符号，企图猜出其含义，可是这片森林却用一排排默默不语的单调乏味的数码逗弄人，懒洋洋地保守着机密，尽管这些数码花样翻新，各不相同。

休息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开始工作，加倍用心解析一个个暗码词句。安德烈把破译出来的字母一个挨一个抄写下来，每逢凑成一个整句，他就读给列娜听。但是最初猜出的几个词已使他非常惶惑不安，以致他无法等到句子完结再念。

“鲍里斯出事啦，我敢肯定！”他叫道，“您瞧这里！”

列娜马上瞧了瞧摆在安德烈面前的信纸，随后又看自己的一张。毫无疑问，事情涉及鲍里斯这位他们党内一个最有才干和最有影响的成员，句子开头就没有好预兆——它比安德烈猜想的还糟糕。列娜猜到下面两个字母的含义，但没有说出口，只是接下去读：五、三。

“七、八，”安德烈在密码索引中寻找相应的字母，重复着说。

“快一点！”列娜不耐烦了，“您难道没看见，这是字母a。”安德烈记下这凶险的字母a。

下一个字母是p，更糟糕……①

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字母，最后的怀疑消失了。他们不再交谈，只是心急如焚地破译。几分钟后，黑字写在白纸上，一个句子摆在他们面前：“鲍里斯不久前在杜布拉夫尼克被捕。”

他们面面相觑，茫然不知所措。被捕像死亡一样，甚至在预感到的时候，也常常是荒诞不经的、难以置信的。

“在杜布拉夫尼克！他为什么想起去这个该死的地方？”

① 俄语“被捕”(аpеpоBarb)一词的前两个字母是a, p。

“咱们看下面是什么，”列娜说，“也许能知道。大概会有被捕的详细情况。”

他们又开始了费力而缓慢的工作，辨认下面两行字花去十分钟时间，他们觉得好像过了一个小时。这里通报说，鲍里斯，还有他的两个同志，经过殊死反抗之后被捕。从这短短的通报里足以看出鲍里斯的处境多么艰险。不管他在这次冲突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注定要遭难。根据新法律，凡参与此类事件的人都要处以极刑。鲍里斯又不是那种袖手旁观别人战斗的人。

“可怜的济娜！”两个人同时感叹道。济娜是鲍里斯的妻子。

短时间休息之后，列娜又开始处理一行数字，这一行很快变成一个女子的名字，又引起他们一阵叹息。

“济娜，济娜，难道是……”安德烈嚷道。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她也被捕了。

经过令人揪心的不明底细的五分钟之后才弄明白，原来他错了。

“济娜，”信里又说，“到杜布拉夫尼克去试探，看能否安排鲍里斯越狱。”

“瞧他们在想什么！我真高兴，”安德烈说，“我应该快点回去。”

在通报鲍里斯遭遇的后面，是另外一些落入警察之手的受害者的名单，还谈到面临的审讯，并且说，根据从官方人士那里得到的机密消息，预料会判处重刑。

关于入狱同志的令人沉痛的消息，只有寥寥几句话，而且是用公文程式的语调，像一篇战斗后的伤亡报告。

地下斗争的悲痛是点点滴滴渗漏出来的，不可能一下子

尝尽痛苦之杯。每一个特别悲惨的消息都引起读信人情不自禁的惊诧，但是他们压抑着感情，急忙往下读。

现在识读的速度相当快。乔治的数码变得比较正规，也较易识别。在那张开列损失和伤亡的令人悲伤的清单之后，转到了一个比较愉快的题目；乔治仅用寥寥数语，就以他固有的热情大体上谈了运动迅速取得的成就，并指出各处人心普遍动荡。他的话所起的作用，犹如吹响号角，号召离开横尸遍野的战场，去投入新的战斗，又像从地下陵墓走出来，眼前展现一片阳光灿烂的自然景色。生命以其全部暴风雨般的激情自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尽管书信给人的印象是沉痛的，但他们读完这封信时，精神却出乎意料的振奋。

“是，我相信，很快要惹麻烦了！”列娜愉快地嚷着，虽说她是个正统民粹派分子，而乔治所暗示的一切又与她的纲领恰好相反。

她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活动一下麻木的四肢；然后拿起信，谨慎地在灯上把它烤干，又擦着一根火柴，显然打算烧掉它。

“等一等，”安德烈急忙阻拦。

“为什么？难道没有抄下地址？”

“抄了，不过我想把这封信再保存一段时间。”

“为什么？要让它落到别人手里吗？”姑娘厉声说道。

安德烈表示不同意，说这样的防范措施在瑞士是多余的，但是难以说服列娜。她像大部分参加秘密工作的妇女一样，严格执行一切规定。

“大概您赞成妥协吧，”她情绪缓和下来，说道。

她撕下涉及安德烈的前一半信，在上面仔细画出几处暗码。

“您是不是需要这一部分？”她问。

“好吧，我赞成这种交易。这一部分我的确最感兴趣，我牺牲其余的部分，”当列娜双膝跪在壁炉前开始烧毁其余几页信纸和解译数码用的纸页时，安德烈说道。她觉得自己心中无愧，便坐到原来的位子上。

“那么，您就走吧，安德烈！”她若有所思地说。

在她的声音里，在她那双直视同志的真诚勇敢的淡蓝色眼睛射出的目光里，可以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温馨。眼见一个人离开安全的处所，到沙皇专制的国家去，再度冒生命的危险，留下的同志不可能无动于衷。

“您很快就走吗？”她问。

“嗯，”安德烈答道，“我想，再过三、四天钱和护照将会送到这里。我来得及准备。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已暴露？”他突然加了一句。

“谁的名字？”姑娘抬起眼睛问道。

“怎么谁的？鲍里斯的。”

尽管安德烈外表平静，精神振奋，但是沉重的损失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不认为他们能这么快认出来，”她答道，“鲍里斯以前从未到过杜布拉夫尼克。再说，要是暴露了，乔治也会提到这一重要情况的。”

“但愿像您说的，”安德烈说，“这样就更容易越狱。无论如何我会很快了解所有的情况。”

他们开始谈具体事务。看来，列娜对偷越俄国国境有一定的经验。她向安德烈提出几项非常有益的建议，虽然他还比她大几岁。

“您到了斗争的漩涡里可别忘记我们，”她感叹地说，“常